

花城出版社

冷血医生

(美) 玛丽·希金斯·克拉克著
士 心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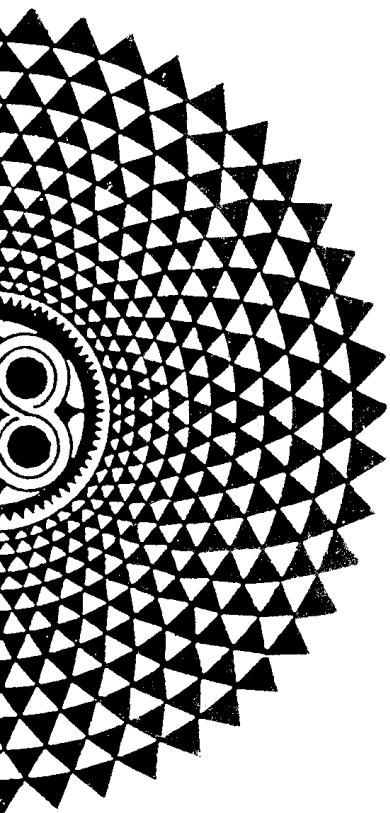


(美) 玛丽·希金斯·克拉克 著
上 心 译



花城出版社

冷血医生



冷血医生

〔美〕玛丽·希金斯·克拉克 著

士 心 译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797×1092毫米 32开本 9.625印张 1插页 290,000字

1936年4月第1版 193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700册

书号 10261·741

定价 1.80元

内 容 提 要

《冷血医生》是美国当代女作家玛丽·希金斯·克拉克写的一部罪案小说。

故事描写著名妇产科专家海利大夫妄图以其“韦斯特莱克生育法”获取诺贝尔奖金，而不惜以病人的生命进行试验。在其非法活动即将败露时，他毒杀了孕妇范琪，并制造了她自杀身亡的假象。在刑侦部门受理此案时，他又相继谋杀了可能会揭露案情真相的医院接待员埃德娜和妇产科医生塞勒姆大夫。由于错综复杂的原因，范琪的丈夫刘易斯机长被认为是杀人凶手。女助理检查官凯蒂偶然发现海利大夫在转移范琪的尸体，但又以为自己是在作恶梦。海利大夫认为凯蒂是潜在的危险，便千方百计企图害死她。负责刑侦工作的验尸官理查德以其敏锐的分析能力和谙熟的专业知识，力排众议，提出对海利大夫的许多疑点，但他又掌握不到有力的证据。后来，他说服检查官到海利大夫家进行搜索，终于弄清了这个杀人凶手的真面目。海利大夫因身败名裂而服毒自杀。理查德也在悲痛一刻救了凯蒂的性命。

故事情节生动，人物形象鲜明，文笔简练流畅，读来引人入胜，是一部从医学侧面反映美国社会现实的长篇小说。

主要人物表

凯蒂（凯瑟琳）·德梅约

斯科特·迈尔逊

理查德·卡罗尔

埃德加·海利

福人次郎

埃德娜·伯恩斯

莫莉·肯尼迪

克里斯（克里斯托弗）·

刘易斯

范琪·刘易斯

琼·摩尔

埃米特·塞勒姆

新泽西州韦利县助理检察官

新泽西州韦利县检察官

新泽西州韦利县验尸官

韦斯特莱克医院妇产科医生

韦斯特莱克医院精神科医生

韦斯特莱克医院记账员兼接待员

凯蒂的姐姐

民航飞机机长

克里斯之妻

飞机女乘务员，克里斯之情人

妇产科医生

1

凯蒂要不是因为老想着她获得胜诉的案子，汽车在拐弯时本来是不会开得那么快的。法院作出的有罪裁决，使她欣慰无比，开车的时候她依然陶醉在这种心情里。这是一件胜负难分的案子。罗伊·奥康是新泽西州^①的一个头等辩护律师。法庭不公开被告的口供，这对原告方面是个沉重的打击。但她终于设法说服了陪审团，让他们确信是特迪·科普兰在抢劫时残酷杀害了八岁的小姑娘艾比盖尔·罗琳斯。

罗琳斯小姐的姐姐玛格丽特到庭旁听裁决，退庭后她走到凯蒂身边。“你真了不起，德梅约夫人，”她说，“看你象个年纪轻轻的大学生，我从未想到过你会胜诉。可你在发言时每一个论点都是以事实作根据的。你让他们明白他对小艾比干了什么。最后会怎样判决呢？”

“根据他以往的记录，但愿法官判决他终身监禁。”凯蒂回答道。

“感谢上帝，”玛格丽特·罗琳斯说。因为年纪关系，她的双眼湿润而憔悴，此刻充满了泪水。她一面轻轻擦掉眼泪一面说：“我真想念小艾比。家里就剩下我俩了。我一直在想，她一定给吓坏了。如果让他蒙混过去就实在太可怕了。”

“他混不过去！”回想起自己的一再保证，凯蒂现在忘乎所以，竟用力踩下了加速器踏板。拐弯时的突然加速使汽车在冰雪覆盖的路面上左摇右晃。

^① 新泽西州：在美国东北部，紧靠纽约市。本书的情节大都发生在这个州邻近纽约市的几个镇子里以及纽约市内。

“噢……不！”她死死握住方向盘，路上一片漆黑，汽车飞越车道分界线盘旋起来。她看到有两道车前灯光逐渐由远而近。

她扭转方向盘使汽车滑行，但无法控制住。汽车摇摇晃晃冲上路肩，路肩也结了一层冰。象个滑雪的人准备跳跃那样，汽车在路肩边缘保持了一刹那的平衡，随即四轮离地砰然跌下陡峭的路堤，冲进了长着树木的田野。

一个阴森森的黑影猝然出现在眼前，原来是棵树。当听到金属碎裂的声音时，凯蒂感到一阵恶心。汽车剧烈震动起来，她的身体往前冲去，碰在方向盘上，接着又猛然往后仰倒。挡风玻璃给震裂了，她举起双臂护住脸孔，试图挡住迎面飞溅的玻璃碎片。她的手腕和膝盖感到剧烈的疼痛。前灯和仪表盘灯都熄灭了，四周一片漆黑，沉沉的黑暗逐渐把她包围起来。她听到远处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了警笛声。

车门咔嚓一声打开了，吹进一股寒风：“我的天，是凯蒂·德梅约！”

声音是她所熟悉的。汤姆·库格林，那个年轻漂亮的警察。他上星期在一次审讯时曾出庭作证。

“她昏过去了。”

她想说自己没昏过去，但她的嘴巴说不出话来，也无法睁开眼睛。

“臂上流着血，看来象是割破了动脉。”

她的手臂被人抬起来，并用什么东西紧紧扎住。

另一个声音：“她可能有内伤，汤姆。韦斯特莱克医院就在公路那头。我去叫辆急救车，你守着她吧。”

飘飘然，飘飘然。我没什么。我只是够不着你们。

有人用手把她抬到担架上，她感到身上盖上一张毯子，雨雪打在脸上。

她让别人抬着。轿车在行驶，不是辆急救车。车门打开又关上了。要是能让他们明白该多好啊。我听得见你们的声音，我没有失去知觉。

汤姆正在说她的名字。“凯瑟琳·德梅约^①，住在艾宾顿，是个助理检察官。不，她独身一人，是个寡妇，德梅约法官的遗孀。”

约翰的遗孀，一种可怕的孤独感袭上心头。黑暗开始消退，一盏灯正照着她的眼睛。“她醒过来了。您的年龄，德梅约夫人？”

问题那么实在，那么易于回答。她终于能够开口说话了。“二十八。”

汤姆缠在她手臂上的止血带被解开了，正在给她的手臂缝合伤口，她竭力忍住针刺的疼痛，不缩回手。

爱克斯光。急救大夫。“你真走运，德梅约夫人。有好几处碰得可不轻，但没有骨折。我已经要求替你输血，你的血球计数相当低。不用害怕，你会好的。”

“只是……”她咬住嘴唇。她的身体逐渐恢复过来，脑子清晰起来，正极力防止自己脱口说出害怕住医院的话。这种害怕心理真要命，既毫无道理，又充满孩子气。

汤姆问：“你要我们打电话通知你姐姐吗？他们要你今晚在这里住院。”

“不要。莫莉刚患过流感，他们一家都染上了。”她的声

^① 凯瑟琳是正名，凯蒂是简称。

音那样微弱，汤姆得弯下腰来听。

“没什么，凯蒂。你什么也别担心，我会把你的汽车拽出来的。”

她被推送到急救室用帘子隔开的一块地方，血经过管子一滴一滴地注进了她的右臂，现在她的头脑逐渐清醒过来了。

她的左臂和双膝伤势不轻。全身疼痛。她在医院里。感到孤零零的。

护士将她的头发从前额捋向脑后。“你会好起来的，德梅约夫人。你干吗哭呢？”

“我没有哭。”但她确实在哭。

她被推送到一个房间里。护士递上一纸杯水和一片药。

“这药会让你好好休息的，德梅约夫人。”

凯蒂确信这是片安眠药。她不想服，服了会做恶梦的，但这时不作声更好过一些。

护士关了灯，可以听见她离开房间时发出的轻轻脚步声。房间冷冰冰的。床单又冷又粗糙。医院的床单是不是全都这个样子？凯蒂不知不觉睡着了，心里明白自己免不了又要做恶梦的。

但这次的梦却完全不同。她坐在滑行车上，车子越升越高，越来越陡，她无法加以控制。当她正设法控制住车子时，车子却在拐弯时脱轨，往下坠落。在车子刚要碰到地面之前，她惊醒过来了，浑身发抖。

雨雪叩打着窗户。她摇摇晃晃地从床上站起来。窗户开了一道缝，风吹得帘子沙沙作响。怪不得房间里凉飕飕的。她打算关上窗扇，拉上帘子，这样也许能入睡。早上她便可以回家，她讨厌医院。

她趑趑趑趑走到窗边，身上穿着的病人袍子仅长及膝盖，双腿冰凉。外面正下着大雨雪，这时，夹着雪的雨水更密了。她倚在窗台上向外张望。

停车场上的雨水流成了河。

凯蒂抓住帘子，低头瞧着两层楼下面的停车场。

有一辆轿车的行李箱盖子慢慢打开了。她感到天旋地转，身体摇晃起来，于是松开手里捏住的帘子，它咔嚓一声卷到上面去了。她抓住窗台，凝视着下面的汽车行李箱。是件白色的东西被塞进里面了吗？是一张毯子，还是一个大包袱？

她想，自己一定是在作梦。她突然用手掩住嘴巴免得叫出声来。她盯着下面轿车的行李箱，里面亮着照明灯。透过叩打着窗户的阵阵夹雪的雨水，她看到那包白色的东西打开了。在行李箱盖子关上的刹那间，她看到了一张脸孔——是一个扭曲变形的妇女的脸孔，这个人已经弃绝尘世了。

2

闹钟两点钟准时把他叫醒。由于长年累月习惯于醒来应付紧急情况，他立刻就能清醒过来。起来之后，他向诊疗室的洗手盆走过去，用冷水浇浇脸，将领带打了个平顺的领结，再用梳子理理头发。袜子还未干，他把袜子从不太热的散热器上拿起来，觉得又湿又冷。他苦着脸穿上袜子，然后把脚伸进鞋里。

他伸手去拿大衣，摸了摸又缩回手来。大衣还是湿漉漉的，挂在散热器旁边毫无用处。要是穿在身上他会得肺炎死

去的。而且，毯子上的白绒毛也许会沾在深蓝色的大衣上，那就得作一番解释了。

他有一件旧的布伯里牌雨衣在衣橱里。他只好穿上雨衣，把湿大衣留下来，明天顺路送到洗衣店去。雨衣没有衬里，穿了会挨冻，但只好将就了。况且雨衣普普通通——暗草绿色。他最近消瘦了，所以穿起来过于肥大。即使有人看到汽车，看到他在汽车里，这样也就不那么容易认出来。

他急忙向衣橱走过去，从金属衣架上拿下挂得歪歪斜斜的雨衣，把那件未干的切斯特费尔德牌厚大衣挂在衣橱最里面。雨衣散发出久不穿用的气味——一种刺鼻的尘土气味直钻进他的鼻孔里。他厌恶地皱着眉头穿上雨衣，扣上钮扣。

他向窗口走过去，把帘子拉起一寸。停车场上依然停着不少汽车，这样他的车子在不在都没人留意。往日停车场尽头的灯被打碎了，总是黑沉沉的，当他发觉打碎的电灯已经换上新的时，不禁咬了咬自己的嘴唇。他车子的背后在新路灯照射下轮廓分明。他只好在其它汽车的阴影下走过去，尽快把尸体弄进汽车的行李箱里。

时候到了。

他打开药橱，弯下腰去，凭着熟练的手势摸索到毯子下面的尸体。他咕哝着，把一只手迅速伸到尸体的脖子下面，另一只手伸到膝盖弯处，把尸体抱起来。活着的时候她的正常体重大约有一百一十磅，但因为怀孕体重增加了。他把她移到诊疗台上，手臂完全感觉得到她的沉重。他靠着竖在台上的手电的微光，把她用毯子裹起来。

他仔细审察了药橱的底板后，又重新把它锁上。然后悄悄地打开了通向停车场的大门，用两个手指捏着汽车行李

箱的钥匙。他轻轻地走到诊疗台前抱起死去的女人。现在到了关键的二十秒钟了，这二十秒可能会毁掉他。

十八秒钟后他走到自己的汽车旁边。雨雪猛打着他的面颊，他的手臂吃力地抱着裹着毯子的沉重尸体。他把大部分重量移到一侧手臂，设法把钥匙插进行李箱的锁孔。锁孔上面蒙上了一层冰，他焦急地把冰刮掉，钥匙很快插进了锁孔，行李箱盖子慢慢升起来。他仰头向医院上面的窗户扫了一眼，二楼正中房间的一扇窗户的帘子拉开了。有人在向外张望吗？他把裹着毯子的尸体放进行李箱里，腾出双手，因为焦急而动作过快。他的左手一松开毯子，风就把毯子吹开来，露出了她的脸孔。他赶紧放下尸体，砰的一声关上了行李箱。

灯光当时照在脸孔上，会有人看到吗？他再次抬头瞧着帘子拉起的那扇窗户。有人在那儿吗？他无法断定。从那窗口里可以看得多少东西呢？以后他会弄清楚是谁住在那个房间里的。

他走到驾驶座位那侧的门旁，拧动了车钥匙。车子飞快地驶出停车场，直到开上公路好一会后他才把前灯开亮。

今晚，他是第二次来到查平里弗，真是不可思议。假如她从福人大夫的诊室中冲出门叫他时，他不是刚好要离开，那又会怎么样呢？

当范琪小心地保护着右脚沿着挡雨门廊一拐一拐地向他走过来的时候，几乎已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状态。“大夫，我这个星期不能跟你预约时间了。明天我要到明尼阿波利斯①，

① 明尼阿波利斯：美国中北部明尼苏达州一城市。

去找过去常常替我看病的塞勒姆大夫，也许我甚至会留在那边让他接生。”

假如他真的见不到她，一切就全完了。

幸好情况不是这样。他劝她回到自己的诊室去，然后跟她交谈，使她安静下来，并给她一杯水喝。最后一刻她起了疑心，试图从他身边赶快逃开，那张美丽但焦躁的脸孔充满了恐惧。

随即他惊慌地想到，即使他已经设法把她的嘴巴堵上，还是很可能被人发现。他将她的尸体锁进药橱里，竭力想找到解决的办法。

她那辆鲜红色轿车立刻会带来威胁，把车子弄出医院的停车场是极其重要的。诊病时间过后，这辆最高级的林肯大陆牌轿车一定会十分引人注目，车子带有过分耀目的镀铬车头，每根线条都神气十足，非常醒目。

他碰巧知道她在查平里弗的住处。她曾经告诉过他，她的丈夫，一个联合航空公司的飞行员，要到明天才能回家。他决定把汽车开回她的家，让手提包留在房子里，使人看起来她已经回到家里。

这件事竟意想不到地顺利办妥。由于天气极其恶劣，路上车辆稀少。查平里弗的城市规划法要求，住宅占地面积不得少于两英亩。房子远离马路，要经过一条弯弯曲曲的车道才能到达。他利用林肯牌轿车仪表板上的自动装置，打开了汽车库的大门，把车子开进去停下。

他发现宅门钥匙跟汽车钥匙串在一个钥匙圈里，其实根本用不上。汽车库里通向内室的门没有上锁。整幢房子灯火通明，可能安了一个定时装置在控制灯光。他急忙穿过小室

和过道，走到房子的那一头寻找主人的卧室。原来是右面最末一个房间，不会错的。还有另外两间卧室，一间被布置成育婴室，新糊的墙纸颜色艳丽，小神仙和小羊羔在上面微笑，婴儿床和柜子显然是新买的。

这时他突然意识到，他可以把她的死亡弄成是自杀的样子。如果她早在预产期前三个月就开始布置育婴室，失去孩子的威胁是个强有力的自杀动机。

他走进主人的卧室，特别宽大的卧床铺得很草率，厚厚的白丝绒床罩歪歪斜斜地盖在毯子上。她的睡衣和罩袍放在床边的一张躺椅里。要是他能把她尸体弄回这里来，放到她自己的床上该有多好啊！这样做很危险，不过比起把她的尸体扔在某处树林里，危险性要小些。扔掉尸体一定会招致警察进行大规模调查。

他把她的手提包留在躺椅上。既然汽车停在汽车库里，而手提包又在这儿，至少看起来她似乎已经从医院回来。

后来他走了四英里路返回医院。这样做相当危险——要是有一辆警车在这个富豪住宅区的路上驶过，并拦住他，那该怎么办呢？他毫无在这里露脸的借口。但他用了不到一个钟头的时间步行，避开了医院的大门，穿过停车场从后门走进自己的诊室。他回来时刚好十点钟。

他的大衣和鞋袜都湿透了，冷得直发抖。他知道，不到难得碰见人的时候就企图把尸体弄出去是极其危险的。最后一班护士在午夜换班。他决定午夜过后再等一段时间才第二次外出。急诊入口处设在医院的东侧，至少他不必担心会被急诊病人或送病人进来的警车碰见。

他把闹钟拨到两点，然后在诊疗台上躺了下来，一直睡

到闹钟响才起来。

现在他正穿过木桥，拐进温丁布鲁克街，她的房子就在右面。

他把汽车前灯关掉，拐进了宅前车道，再绕到房子后面。他把汽车倒退到汽车库的大门口，然后脱掉驾车手套；戴上手术手套；打开汽车库大门。接着他打开汽车行李箱，抱起裹着的尸体，经过车库储物架，向里门走去。他踏进内室，房子里寂静无声。再过一会儿他就可以安然脱险了。

他急忙穿过客厅，走进主人的卧室。沉重的尸体使他觉得很吃力。他扯开毯子，把尸体放到床上。

在卧室外面的浴室里，他把氰化物结晶洒进带花纹的蓝色平底玻璃杯里，加上水，然后把杯中大部分东西倒进洗手盆。他仔细冲洗干净洗手盆后便回到卧室，把玻璃杯放在死人的手旁，将最后几滴毒药洒在床单上。一定得把她的指纹印在玻璃杯上，尸体已经开始僵直，双手冰凉。他仔细把白毯子折好。

尸体四肢伸开，仰面躺在床上，双眼睁着，嘴唇扭曲，一副痛苦挣扎的表情。这没有关系，大多数自杀的人都是到了无可挽回的时刻才改变主意的。

他有没有忽略掉什么呢？没有。她装着钥匙的手提包放在躺椅上，玻璃水杯里残留着氰化物。大衣是穿着还是脱下好呢？他还是让她照样穿着，越少碰她越好。

鞋子该脱下还是穿着？她会把鞋子踢掉吗？他掀起她身上穿着的土耳其式长裙，脸上不由得马上发白。她那只浮肿的右脚穿着一只破旧的软皮鞋，左脚只穿着袜子。

另一只软皮鞋一定是失落了。掉在什么地方？在停车

场，在诊室，还是在这间屋子里？他从卧室跑出去，顺着原路回到汽车库，一路搜寻着。鞋子不在屋内也不在汽车库里。他因为浪费了时间而气得要命。他出门向汽车跑去，在行李箱里面寻找，但鞋子还是不见踪影。

鞋子可能是在自己抱着她走到停车场时掉落了。如果掉在诊室里，他会听见的，也肯定不会在药物橱里。

由于双脚浮肿，她一直穿那双软皮鞋。他曾经听见医院接待员跟她开过有关这双软皮鞋的玩笑。

他一定得回去搜寻一下停车场，设法找到那只鞋子。要是给见过她穿这双鞋的人捡到了可怎么办？等到她的尸体被人发现之后，她的死一定会成为大家的话题，引起人们议论纷纷。要是有人说，“嗨，我在停车场上看到她穿的软皮鞋，她一定是在星期一晚上在回家的路上掉落的。”那可怎么办？要是她曾经在停车场上没穿鞋子走上那怕是几步路，袜底就一定会湿透。警察会注意到这一点的，他必须返回停车场找到那只鞋子。

但此时，他先跑回卧室，打开大型衣橱的门。一堆乱七八糟的女式鞋子随意扔在橱底里，大多数是不能穿的高跟鞋。谁也不会相信她在这样的身体条件下，在这样的天气里会穿这种鞋子的。橱里有三、四双靴子，他把靴子套到她那浮肿的脚上，但没法拉上拉链。

他终于看到了一双平跟鞋，是普通的样式，即大多数怀孕妇女穿的那种。鞋子看来相当新，但最少已经穿过一次。他松了口气，捡起来急忙走回床边。他脱掉死人脚上那只软皮鞋，又把她的双脚塞进刚从衣橱拿出来的那双鞋子里。右脚有些紧，但他还是设法系上了鞋带。他把她穿着的那只软

皮鞋塞进自己宽大的雨衣口袋里，然后伸手拿起白毯子，挟在臂下，大步走出房间，穿过走廊，经过内室走到外面茫茫的夜色中。

当他把汽车驶进医院的停车场时，雨雪已经停了，但寒风刺骨。他把车驶到最远的角落停下来。假如警卫碰巧路过，并跟他打招呼，他只得说自己接到电话，去看他的一个正在分娩的病人。要是因为什么缘故这种说法遭到核实的话，他将装成勃然大怒的样子，说那显然是个来历不明的电话。

但还是不要让人看见安全得多。停车场车道分隔线旁栽着灌木丛，他便藏在这些树木的阴影里，顺着原路从他停车的地方走到诊室门口。照理说，鞋子可能是在他挪动尸体去打开行李箱时掉落的。他蹲下来在地上搜寻，尽量轻手轻脚向医院的方向查看。这一侧所有病房的窗户现在都一片漆黑。他抬头瞧着二楼正中的窗户，帘子已被安然拉下，一定有人动过它。他向前弯着腰，慢慢穿过碎石路。要是有人看到他就不得了啦！狂怒和灰心丧气使他感觉不到刺骨的严寒。鞋子在哪里？他一定得找到。

一辆汽车前灯的灯光从拐角处射进停车场，汽车嘎地停住了。司机可能要到急诊室，一定是意识到拐错了地方，于是掉过头来从原路飞快驶出了停车场。

他必须离开这儿，这样搜寻毫无用处。他刚想直起身子就向前摔倒了，手擦过光滑的路面。他终于摸到了！一只皮鞋就在他的手指下面。他一把抓住它，甚至在微弱的灯光下也看得清清楚楚，是一只软皮鞋，他终于找到了。

十五分钟后，他拧开家里的门锁，脱下雨衣，挂到门厅